

◆白城英烈

柳润生 (一)

●王昭全 杨楷林

柳润生(1898年—1947年)原名柳树堂,又名槐三,学名青庭。生于吉林省伯都讷新城北王家窝堡屯(今松原市扶余区大清乡果园村)一个地主家庭。其祖辈于清道光年间同一王姓汉民由关内来此开荒立屯,成为大洼一带有名的地主。后柳家家道中落,至柳润生出生时,其家只有8公顷土地和10余匹马,每年租地4公顷多,雇工耕种。他1909年入本乡私塾读书,从此使用学名青庭。1915年转读县高小,1917年毕业于,考入本县中学堂。读初中半年后,因父母相继去世辍学回乡,事农理家。后经人介绍,同四马架屯(今扶余四马架乡政府驻地)的大地主萧家结亲,娶萧振瀛之妹萧桂芳为妻。柳青庭不安于一个租地户地主的安逸生活,他读过七八年书,善于用敏锐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世界。自清末至中华民国以来,国难日深,东北大地奉系军阀横行,匪患不绝;日本沙俄侵略势力日益发展,频频发生的天灾人祸等,给家乡人民特别是农民增添着痛苦。目睹这一切,他总想着学习中国历史上那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英雄豪杰,为民解难。特别是同萧家结亲后,常与内兄萧振瀛谈论天下大事,更增强了自己爱家乡的责任感。他为人坦诚,性格刚烈,办事公道,敢作敢为,且又有文化,读的书多,写一手好字,赢得乡里人的拥戴,二十多岁便成为城北一带有名人物。1929年,柳青庭出任扶余第二区北平乡乡长。同年,去农安入吉林军常备兵第四旅教导队接受军训6个月。回来后,兼任区保卫团二队队长。当时,三民主义思想及一些进步书刊也流传到东北。柳青庭通过浏览进步书籍和与各界人物广泛交往,眼界渐渐开阔。这一时期,对其影响较大的有两个人,一是其内兄萧振瀛。萧自青年时便外出读书,后经商,又学法政,做过军法官,也做过地方行政长官,曾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也曾因组织“民治促进会”而下狱;1927年,出于正义感在西安擅自释放过数千名“反共清党”时被捕的爱国青年和进步军人。柳青庭在同他的接触中,看到了一条冲破封建小地主生活圈子的束缚而走向革命的道路。另一人是他的族侄柳国栋,当时在北平攻读俄文政法大学,系一热血青年,因读俄文之便,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他在与柳国栋接触中,渐渐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无产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在这些新思潮、新思想的熏陶下,柳青庭渐渐对从小即奉为经典的封建建意识不那么盲目崇拜了,在他原来单纯的封建伦理观念中,也揉进了一些“自由、平等、博爱”等进步思想,甚至也朦朦胧胧地向向往过“大同世界”。这些,都使他朴素的爱国爱乡思想有了初步的升华。他渴望着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生活。1931年东北军奉“不抵抗主义”的命令节节南撤,数日之间,东北国土沦丧于敌。亡国的滋味使柳青庭痛心疾首。在柳国栋、柳国贤和萧振瀛等人的支持下,他认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下决心赴国难,拉队伍,打击日本侵略者。柳青庭首先串联本乡刘忠良、崔云凌等人,以组织自卫团免遭匪患为名,在本区各乡抽调团丁,每乡一队50人,自带枪马,共编10队,抓紧进行实战训练。11月,马占山在江桥发动对日阻击战,消息传来,人心大振。他感到举义时机已到,开始谋划具体行动方案。但由于刚组建起来的区自卫团总总职务被地方豪绅陈某把持,且无举义之心,因此,他决定率领他们自己掌握的2个队自卫团举义抗敌。11月底,他带头拉出家里的4匹马、3支枪,同崔、刘等人率100余名家乡子弟毅然举起了“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旗。从这一天开始,柳青庭开始了新生活。义旗一举,即有驻防扶余的东北骑兵第七旅第十三团三连王致超等全体官兵参加。不久县保安队1个中队投诚,队伍逐渐壮大。由于敌仍在县城驻军兵力较强,柳青庭遂率部转移松花江两岸,继续扩大武装,相继收编了200余绿林武装。到1932年,这支队伍已发展到500多人,在松花江两岸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由于队伍扩充较快,消耗大,出现了给养和弹药不足问题。他们是自发举义,无处索饷,不得不向一些大户征粮筹款。柳青庭本人也亲自去四马架岳家协商,经反复工作得到一些援助。这支义勇军队伍就这样在松花江两岸立住了脚、扎下了根,并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锄奸活动。由于这支队伍的成份比较复杂,有自发起来的民众,有

旧军人,也免不了掺杂一些流氓兵痞。柳青庭感到,自己拉起的这支队伍是抗日义勇军,绝非一股绿林武装,队伍如不认真整顿,很容易背离起义宗旨而走上扰民的邪路,他决心彻底整顿义勇军队伍。首先,他同崔云凌、王致超等一起研究制定了较为严明的军纪;接着又对队伍成员进行了清理,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团结大多数,清理个别兵痞、惯匪和内奸。当他发现共同举义的组织者之一刘中良投敌叛变并掌握确凿证据后,进行了公开处决。经过一番整顿,部队的纪律性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很大加强。柳青庭名声很快传遍松花江南北,他本人也提高了威望,江湖上依其族兄弟排行尊称他“柳八爷”。扶余和江北“三肇”一带的土豪劣绅对他的队伍又恨又怕,一些汉奸对“柳八爷”也是闻风丧胆。但乡亲们对这支队伍感情很深,并积极资助。因他本人肤色微黑,乡亲们都称之为“柳黑子”。原吉林省警备司令,奉军第24旅中将旅长李杜将军率部抗日,攻占哈尔滨以后,被推为“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柳青庭感到,这正是给自己带领的这支义勇军寻找个“上司”而有所依托的好时机。他遂派代表去哈市谒见李杜将军,表示愿意接受其指挥,并请颁番号。李杜考虑到柳部活动地带有马占山所部活动,当即指挥柳部,可与黑龙江抗日部队配合作战。此次柳部虽未编入李杜所部,但他自此与李杜结下了终生友谊。1932年初,原黑龙江主席王占山投敌。其部下李海青(又名李忠义)率部起义离开省城,到“三肇”一带活动。3月间,李海青在肇东县城昌五镇成立“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自任总司令。柳青庭闻讯,即率本部500余人投奔李海青,被李海青委任为第十三团长。

(九十)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网络文学 期盼时代精品

我看我说

●陈圆圆

期待网络文学能挤掉泡沫,在深耕细作中提高质量,获得更健康长远的发展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通知,要求规范网络文学行业秩序,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坚持高质量发展,努力以精品奉献人民。网络文学如何提升质量,再次引发热议。网络文学发展20余年,其产业体量有多大?根据《2019年度网络文学发展报告》,国内网络文学用户数量已达4.55亿,五成以上网民都是网文读者,创作者已达1755万人。然而,“量大质不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网络文学发展。网络文学作品宛若星辰,但精品力作却偏少,存在大量同质化作品,重量级的网络作家更是屈指可数。量质不优,与网络文学的付费阅读机制有莫大关系。网络文学从早期文字爱好者的自发创作,发展为粉丝经济逻辑主导的成熟产业,离不开付费阅读机制。无论网站收费还是粉丝打赏,都跟作品的字数、更新速度挂钩。有人曾戏称,“成功的网文作家不一定写得好,但肯定很勤劳。”网络文学作品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字,容易出现情节前后不统一、语言表达欠锤炼等问题,注水现象比较突出。另一方面,平台的推文机制或多或少影响着创作者的选择。在排行榜头部、点击量显著的文章,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家参考的范本,其风格、元素、情节都有可能被套写。一些网络文学平台为充实“书库”,也会购买批量生产的“套路文”。

此次出台的通知,对网络文学存在的“虚火”开出了药方。如,要求网络文学出版单位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坚决抵制模式化、同质化倾向”,此外,还要开展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做得好的给予奖励,不合格的要批评处罚。所谓“不破不立”,标准明确之后,网络文学的生长路径会更加清晰。网络文学的高速成长,一路伴随着规范和调整。如今,网络小说的题材类型众多,已经形成都市、历史、游戏等20余个大型类,200余种小分类,还新增了大量的二次元、体育、科幻题材类型作品,大批“现实文”乃至“冲奖文”涌现出来。部分细分类型里,有作品在原有的“套路”上多走了几步,在圆熟的基础上微创新。期待此次出台的新举措,能进一步引导网络文学向积极方向前行。根据行业观察,网络文学的4亿多读者中,愿意持续付费、评论的核心粉丝有2000万左右,其中大部分都曾尝试过网文写作。他们的热爱和鼓励,是支撑网络文学发展最深厚的力量。每一次期待更新的点击,每一份鼓励创作的付费,都不应该被辜负。期待网络文学能挤掉泡沫,在深耕细作中提高质量,获得更健康长远的发展。

B 白城记忆

象:以前常常叹息春天太短,匆匆逝去,无从寻觅,原来是春到了此处。桃红柳绿,百花鲜艳,如此美好的春光,世人千方百计想“留住春”,有人试图“拚一醉留春”,有人想以“柳丝绾住东风脚”,还有人盼望“到江南赶上春”,无非表达对春天和美好事物的眷恋;诗人寻春觅春,却不料在这山寺之中相遇,诗人笔下,春天仿佛调皮的孩童,与人捉起迷藏。这一新颖而富于童趣的表达,也表现出诗人对春光的热爱和眷恋。

某尼《偈道诗》:“着意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与此诗参读,似又可体悟到某种禅机、某种理趣:世间生命周流轮转,生生不息,不必哀怨惆怅,苦苦寻觅,以平常心对待,也许能重新发现世界的美好。

(雨果)

诗词鉴赏

大林寺桃花

●[唐]白居易

芳菲已尽,到此山寺之中,桃花却刚开始绽放。多么奇怪的现象,又是多么惊喜的相遇,从山下走来,仿佛到了仙境一般,无怪乎诗人惊呼:难道我们到了另一个世界?诗人不说“平地”,而用“人间”(往往与“天上”相对)，“山寺”与之对应,暗示山寺非世俗之境,为何“山寺桃花始盛开”?这很容易理解,沈括《梦溪笔谈》云:“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按照现代物候学的理论,高下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重要因素,“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竺可桢《大自然的语言》)。这样解释倒是准确,却未免无趣。诗人别有新颖想法,他顺着之前的思路揣测,想

“戏韵丹青”里的创变新生

●谷疏博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黑旋风李逵吗?”“张飞怎么可以这么萌?”“太不可思议了,从来没有想到可以这样欣赏戏曲。”正在国家大剧院展出的“戏韵丹青——第三届水墨戏曲人物画展”惊艳着越来越多的参观者。9位艺术家以丹青妙笔捕捉戏曲神韵,呈现了百余幅精品力作。当“戏曲”与“中国画”两大国粹跨界结合,当戏境与画境交融合一,当光阴流转下的人间百态凝练为精心撷取的片段永恒,我们仿佛置身于观之能动、听之有声、呼之欲出的诗性世界,在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交响中聆听“戏”“画”间艺术相通的声声碰撞。以“戏入画,由画品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战国至唐宋时期的歌舞石刻、壁画,明代的戏曲版画插图,清代的戏曲木版年画,民国香烟画片上的戏曲形象……伴随着中国戏曲的演变,戏曲绘画也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20世纪中期,关良、林风眠等画家在学习西洋艺术之后积极探索新的绘画手段和观念,反思中国艺术的民族特色。他们开始在水墨写意与西方表现主义、后印象主义等绘画风格中寻求融合点,萃取戏曲与中国画的共性艺术特征,开启了水墨戏曲人物画在绘画领域的新篇章。随之,借西画之法、于传统中守正出新,拓宽中国绘画语言和精神疆域成为水墨戏曲人物画家的责任与使命。

“戏”与“画”之间的转译

“中国画”与“戏曲”之间具有多重同一性,二者遵循着共同的艺术原则——强调精神性,注重“传神”。中国画讲求“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戏曲中同样注重“略形传神,以神制形”;基于此,从艺术特征而言,二者均选择了写意化、综合式的表达,在“以虚代实,虚实相生”中直抵气韵生动的艺术意境;而落实在艺术手法上即以夸张的线条和造型来强化艺术表现的张力与效果——中国画中的泼墨大写意,戏曲中夸张的脸谱、装饰便是一种证明。从语言到视觉,从动态到静态,绘画相对于戏曲的转译便是以探寻二者共同的生存原则为基础的。

综观水墨戏曲人物画,自关良等艺术家始便开宗明义——以西画为躯壳,以国画为灵魂,他们在戏曲人物的脸谱、服饰、装扮、程式中挖掘概括性的表现手法,不拘泥于细节的描摹与透视比例,在笔筒形具中展现东方诗性审美。在王德惠的《西厢记》《牡丹亭》组图中,对于红娘、张生、杜丽娘等人物的塑造选用减笔勾勒,多见颤笔、形简而旨丰。罗彬同样也选择了以泼墨数笔抓住人物的精髓,在简化、迅速的笔法以及水墨的氤氲流变中触及戏曲人物的精神本质,将身段、姿态等传神的特征予以放大,使得人物气魄、声音活现纸上。而郭洪海、周宇光则更为注重墨韵与色彩融合的表达,追寻水与墨化合而生成的气韵与生命感。自然流布的水墨象象辅以块面性的鲜艳色彩,赋予了画面极大的自由度,在淡淡干湿的变化中给予观者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彰显诗性之美。水情墨韵的意象,计白当黑的简化完成了“脱略形似”“遗貌取神”的“戏”“画”转译,也将“气韵生动”“妙在似与不似间”的艺术精髓予以强化、突出。

混搭与变形中的审美

黑格尔将艺术的发展过程定义为“不断摒弃感觉的无意识并延续惊奇感的过程”,由此,艺术家应该借助于“陌生化”的表达。许力将漫画元素、写意水墨与西方现代派艺术、民俗艺术加以混搭,他笔下的京剧人物王英极具“童趣”。二头身的比例中,身体为一头之高,其扮相、穿戴打扮以戏曲人物原型为依据,明快的色彩与墨的交融透出富有装饰趣味的画面效果;脑袋大而圆,大头、小身材的强烈反差令人忍俊不禁;其面部表情丰满而夸张,浑圆的眼睛搭配樱桃小口,不乏诙谐、爽朗、童稚的趣味。画中所题趣味简评,使得“民间味”与“新奇感”跃然纸上。李雷塑造的三国人物以及吕超然笔下的赵霸王、水滸人物均带有一种朴拙的意蕴。前者作品《桃园三结义》通过易圆以方的笔法变形让人物棱角分明,并将青铜面饰融入人物的五官塑造;吕超然则剔整以散,通过不

规则的短线和夸张扭曲的抽象变形给人以不拘法度、诙谐盎然之感。当代艺术家以混搭、变形的创新尝试,意在通过反常、奇特的“陌生化”手法,将耳熟能详的戏曲人物与情节变得不再寻常,从而增加感受的维度,艺术欣赏中的感受过程得以延长,引领观者重新认识原本熟悉的戏曲人物与情节,获得全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个性化表达中的真性

自水墨戏曲人物画诞生以来,其造型与图式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关良将印象派、后印象派的风格融入中国画笔墨,形成“钝、滞、涩、重”的创作风格;林风眠则融民间剪纸和皮影戏元素,注重戏曲人物装饰性的造型;韩羽多从西方现代派获得滋养,作品意境荒诞而抽象。当代画家,杨慧生从故乡的黄梅戏中汲取灵感,自成一派;李平善于用浓墨重彩画戏曲艺术精致多彩的妆容和造型;于明诠融书法入画,笔墨散逸;石丁善于借鉴剪纸、年画等民间美术元素,风格鲜明;郭洪海擅绘群像;王红运将水墨写意与精微刻画结合……“笔墨当随时代”,画家将艺术直觉与感受融合于个人的绘画语言表现中,根据自身对于戏曲的理解与个人生命体验,以古人规矩开自己生面,借古以鉴今,借戏以喻世,借由线条、色彩、形象等表现符号形成超越现实的情感表达,在捕捉戏曲人物的情态和稍纵即逝的人物动态的过程中,将自我的情感与对于生命的洞见、省察编织其中。

作品形式风格迥异、艺术面貌多样的背后是画家在笔墨象、笔法简化、借鉴西画的探索中超越形神,实现对自我本心的追求。正如画家许力所言:“我画的戏,说的都是我今天的心事儿。”无论是抒情写情天恨海,抑或是定格人生百态,唯有浸润了艺术家生命真实性的当下观照,将生活与生命的价值寓于其中,那些曾活跃于历史中的人物、沉淀下来的事与情方才有了灵魂。这正是水墨戏曲人物画创变新生的不竭动力。



戏剧人物之四(中国画) 关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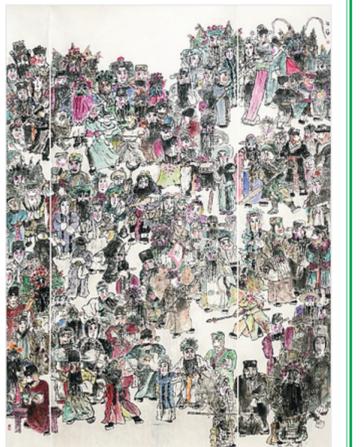
侠气素心(中国画) 许力



牡丹亭寻梦(中国画) 王德惠



墨韵满庭芳(中国画) 王红运



中国故事(中国画) 郭洪海